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録監生臣李　樓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

明　錢穀　撰

學校

賓祐鄉飲小録序

趙與𥲅

與𥲅曩守吳郡去十五稔今兹復來大愧無德于民而風澆俗靡牒訴弗清竊亦為吾民病之念比土有泰伯季子之化本以禮遜為國良心善性當不以今古間與𥲅幸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益滋愧恥視事數月

會歲更思以禮屬民與郡博士賓佐議行鄉飲酒禮則曠弗講久矣于是參稽禮家蒐具儀物率行之與蒐深惟賓主介僎禮之人也尊爵俎豆禮之器也升降揖孫禮之文也然此皆古聖人至意與于斯者必因儀節而思其本大要使民不慢不爭興仁興遜得于觀感而邪慆消養于習熟而和順積以尊高年敬有德孝于而家弟于而鄉忽不自知為王道之歸矣此今日行禮意也禮成私幸鄙意或可有孚將使吴民日興于行而與蒐

與受賜得與民相安自托附于古循吏之後于是乎書

寶祐四年正月十一日古汴趙與𥲅謹序

鄉飲酒碑銘　　王彝

皇明既一四海乃大興禮樂以新令俗還古道為千萬世計惟鄉飲酒由近代以還蔑之有講洪武五年始詔郡國以孟春孟冬舉行斯禮讀律焉其時江夏魏公實守蘇州奉詔惟謹既一再行之然尚恐未能宣上德意是以明年復考參儀禮以授經歷李享教授貢頡之使

與郡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共商校之且使張端及諸生相與習焉爰釋菜先聖先師以孟冬之月吉日癸未行于郡學其大賓為前進士魏俊民介為先聖五十四世孫思倜僎為推官王芳三賓為范廷徵衆賓為邵允禮錢瓊等十有一人次僎為知吳縣事曾德知長洲縣事張琪而樂正以張田司正以滕權賢而得人如此又特位三老人曰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曰吳縣楊茂九十有三歲曰林文友九十有二歲皆形充神完行坐有

禮老人而得其人又如此然後皆列坐八十以上者十有三人七十以上者六十有二人六十以上者四十有七人五十立而聽政役者百人凡在位者之子弟侍立者二十有八人主賓僎介之贊相爵尊豆籩俎洗之執事者皆具又別為教授位而吳縣教諭徐鼎崑山教諭陳圭次之訓導十五人又次之長洲教諭周敏則以侍其父南老常熟教諭傅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合鄉學及六縣弟子員之立者百有六十人文武僚佐之

在位觀禮者若干人農工商賈遠近之觀者又以千計公年且七十而朱顏煥如獨出人表升降揖拜竟日無倦而其子奉槃侍立進趨中度于是化明樂和衆以大悅既而乃讀律衆復肅以聽皆曰今天子神聖援吾人水火中而斯禮也吾身親見之幸哉閱五日周老人還崑山公躬出婁門之郊再拜以餞都之士女觀者又慨焉以為幸見且曰公于人之父兄也如父兄然吾于吾父兄宜何如君子以是知公之故與孝與弟者蓋

易易然也且老人者生宋景定中歷元百年而遭逢聖
代意者天生斯老以待今仁壽固已在百年先矣微公
誰乃表之爕也居公之野已病廢得扶曳以觀焉蓋曠
世之遭也故為銘其堂下碑曰於維皇上正此方夏爰
釋戎衣有事郊社祀饗朝會禮作樂造神人既和及鄉
飲酒維鄉飲酒萬方攸同俾孝與弟載臻時雍顯顯魏
公牧我蘇人公有旨酒樂我嘉賓嘉賓戾止以偰以介
公在泮宫賓至則拜陳俎設簋出自東房玄酒于尊房

户是嘗有勺有勺實彼爵矣再拜稽首獻且酬矣吹笙鼓瑟而瑟而簫而間以歌厥音惟調有黄其髪鮐背兒齒百有十歲眉壽曷已公拜而饋實猶父兄何以將之箧有玄黄實既樂只言旋言歸醉飽自公祝公期頤我子我孫公之孫子公我父兄我孝我弟公曰咈哉天子聖明天子萬年畜爾子姓猗嗟蘇人今復爾古我作歌詩以告來世洪武六年癸丑前史官蜀人王彝撰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知府事王廷立石翰林待詔文徵明書

請鄉飲書

胡纘宗

人莫不飲也而飲于鄉者必高年有德者焉養老也尊賢也先聖創之歷代因之我高皇帝嗣之其典重矣夫賓主天地也介僎日月也三賓三光也四面四時也其取象亦豈小哉伏惟執事樹勲于朝施澤于世邁德于鄉作則于家請與是飲于鄉有光夫衣冠萃止俊秀環集絃歌既和觴豆復潔我國家崇古遵今之禮其惟執事倡焉敢啓

蘇州鄉飲請遵書　少司馬值菴盛公

夫鄉有飲尚德也賔有序尚齒也飲有遵尚爵也三者備而禮成矣夫飲有衆賔也而賔主僎介具于禮獨詳焉所重在賔在僎在介在主耳夫遵者尊也傳曰鄉人仕至大夫主人藉以樂賔取榮而遵法者也故自賔視之若主而非主也自主視之若賔而非賔也是以遵至賔主偕降迎焉傳所云遵之不與鄉人齒也恭惟執事引疾于家待用于朝為鄉大夫師表而其爵又與公等

主人藉以遵法而取榮者其惟執事哉敢再拜以請佚乞俯臨衆賓幸甚斯文幸甚

鄉飲酒禮詩　　魏觀

倫序明于上而民孝敬生由來鄉飲禮爰即泮宮行父老交相慶君王致太平遺文稽漢制多士集周楨酌醴遵毛齒歌詩達性情懽聲騰几杖雅韻協琴笙俎豆隨豊儉尊罍事潔清觶揚勤拜洗樂獻勉趨楹西北賓從義東南主受榮介僎分長次贊輔間耆英階阼嚴升降

門屏謹送迎四筵時合歲三讓月逢庚子弟諸家曁生員六序并周旋皆中節講習不踰程整若垂紳帶常如佩玉珩威儀多可度耄耋廿餘名難老崑山叟平居畝畎百齡過十歲兩目且雙明流俗同觀感淳風喜遂更洋洋聽讀律亹亹念推誠政乃存綏撫人其息鬭爭還家親塾訓務本力農耕至道凝和氣殊恩簡役征鄙夫千載遇盛禮一朝成猶藉斯文在殷勤為作銘

姑蘇同年會詩序　　范成大

進士科始于隋盛于唐本朝因之偕升者謂之同年衣冠之好由來尚矣唐人尤意期集讌𤏲之名亡慮十數而曲江大會長安坊市為平空天子至御樓以觀當此之時通榜之士意氣相予甚厚否則有紫陌青雲之譏本朝畧去浮侈但存聞喜一宴而為之同年之制則加詳焉既朝謝揆日集貢院奉賜第録黄于香案列拜庭下禮畢更以齒班立四十以上東序西鄉未四十者西序東鄉推年最長若最少者各一人升堂長者中立南

鄉少者下立北鄉春官吏贊拜少者拜贊荅拜長者洎兩序皆再拜謂之拜黄甲叙同年所以明章風期惠篤叙事契委曲之意過唐遠矣士大夫寧得輕負此意忽然雲散異日相視如途之人乎紹熙改元建陽表起巖張元善偕使浙西始以歲五日會同年之在吴下者于姑蘇之臺登臨勝絶傾倒情素獻酬樂甚賦詩相屬州里傳寫一夕殆遍好事者歎然髙賛以為伐木之詩也起巖謂僕嘗涔春闈屬為序引僕峕位下渠足數獨以

親見諸公貴名之起又知二使君能修舊好畧記園司故實以代揚觶之辭庶凡號稱同年聞風動懐增重名義或于雅道小有補焉非直為一觴一咏設也二月望日石湖范成大書

右碑今在郡學

科第題名記　　徐有貞

皇帝嗣大歷服之三年命監察御史臣選提督南畿之學政錫之璽書以行臣選既至乃勅知蘇州府事前御

史臣爽圖之曰明主之于學政意亦至矣惟是興王根本之地治教所先人才所出實宜加盛于天下璽書所諭教條謹已宣布惟中吳自有國百年來歷科所第之士策名天府亮采中朝熙績方岳者于今為盛然而題名之碑其猶未備非缺典歟爰考洪武初科以下至于今茲凡蘇之士之登科者得若干人並以年第先後次序其姓名而勒之石立于府庠明倫堂之中左臣選臣爽謂臣有貞宜為之記惟夫科第之題名所以為

榮乎士亦所以勸乎士也天子題之于國學所以為天下之士之榮之勸也部使者與守臣題之于郡學所以為一方之士之榮之勸也顧亦有為榮勸乎一時者有為榮勸乎百世者則係乎其人焉若漢之董仲舒公孫弘皆以賢良舉者也一則正誼明道一則曲學阿世唐之裴度皇甫鎛皆以進士舉者也一則忠以弼其君一則奸以蠱其君宋之司馬光王安石亦皆以進士舉者也一則以義治其國一則以利亂其國方夫舉也各當

其時揚王庭顯天下其為榮蓋等矣矧乎曲妨正奸媚忠利奪義時君惑之時人黨之且將以彼加此其為勸亦未必知所適從也至于世之既殊事之既往公是公非既有定論所在則其人之臧否誠偽乃始判然一以流芳一以遺臭一以傳美一以取譏一則為科第之光一則為科第之玷以此視彼奚啻薰蕕鳳鴞玉與石之相遠哉是故榮勸乎一時者不足貴榮勸乎百世者乃可貴耳雖然榮與勸在人者也非在已者君子亦求其

在已者已耳于是乎記

蘇州府儒學鄉貢題名記

初御史臣選之至奉宣璽書布教條已即與郡守臣爽協圖所以興學勸士者既集國初以來甲科之士之名而記之矣或以不及鄉試為言于是又取乙科之士之名將續之記乃復屬筆于臣有貞臣有貞嘗竊論之夫進士之稱昉見周制蓋才德之成升于王朝者也然惟以實論士未嘗以名設科科之設自隋始唐宋因之以

至本朝其制雖有損益而每加重焉蓋兼明經宏詞對策諸科而為之有鄉試有會試有殿試鄉試古之里選會試昔省考殿試視制舉自鄉過省乃分甲乙之科甲升大廷謂之進士乙列校官或入胄監以需後舉謂之舉人在古皆進士也而今分之曰甲曰乙由是世之待之或以上焉或以下焉士之得之或以盈焉或以歉焉何也有科名有甲乙一時稱謂然耳豈萬世論哉臯伊孔孟何有科第故未有科第以前不必論自有科第以

來士亦多矣若有宋濂溪周子共城邵子命世大儒豈皆出于科第邪其不由科第者不必論自其由科第者言之昌黎韓子文師百世者也而其科名乃與張童子一列考亭朱子道師百世者也而其科名乃在王佐榜第五甲彼童子者固不足齒佐之學世亦無聞以是觀之何者為甲何者為乙然則論士者可以科第甲乙為上下邪士之自處可以科第甲乙為盈歉邪彼以為上下為盈歉者皆非矣先儒君子蓋嘗以為非科目

得豪傑乃豪傑由科目以出耳凡今之士以是為出身之途可也以是為立身之道未可也夫惟不以一時之名為名而以萬世之名為名者其庶幾乎所謂豪傑之士哉是故叔孫氏之論三不朽惟立德立功立言而已孟軻氏之論大丈夫惟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而已臣有貞于論科第亦云

蘇學十題叙

朱長文

蘇學昔有十題曰泮池玲瓏石百幹黄楊公堂槐辛夷

石楠龍頭檜蘸水檜鼎足松雙桐是也或云蘇子美命名然篇詠莫傳殆有其名而無其辭也予頃至學中訪所謂十題者其存有六而龍頭檜蘸水檜鼎足松雙桐亡矣蘇學故南園之地南園者錢元璙之所作也錢俟好治園林築山浚池植異木充其中未久歸于國朝百年承平之間萬物茂遂得完其生厥後割南園之巽隅為學舍遺址餘木迄今猶有存者而建學之後繼有培植然間有為風霆之所偃拔卒隷之所摧毀甚可太息

夫亡則已矣其存者當為之珍惜因取六物又益之以多穉柏並秀檜新杉泮山復為之十題題各有詩以傳來者庶幾觀是詩而愛其物勿翦勿伐則騶虞之仁行葦之厚見于學校之間矣豈止孔明廟柏摅少陵之幽憤太清仙檜發曼卿之奇藻好事博雅為之嗣音元祐七年壬申正月十有四日許州司户叅軍充蘇州州學教授朱長文序

蘇州府儒學八咏詩引　　胡槩

蘇郡有學舊矣初在城東僻陋而隘宋范文正公仲淹始舍其城南之園以改建焉即今之學舍是也平衍夷曠周廻三四里其內有勝處者八雜于學宫曰南園曰道山曰泮池曰杏壇曰古檜曰來秀橋曰采芹亭曰春雨亭第未有表而出之者故其勝弗彰洪武中王汝玉先生由郡學入官侍從始為其門人給事中朱伯貞追而賦之詞深意雅足以狀是景之勝誠不媿夫古之作者也距今三十餘年而先生亦去世且久今年春雲中

張嶶以同知復官是郡公餘之暇始與郡庠二三博士追而和之者亡慮數十篇冲澹幽遠亦一時之盛也湖廣按察司副使陳鑑有戒懼夫是景之久而湮没欲劖諸石以永其勝且以示余夫蘇為東南大郡山川之形勝城郭之壯觀人物臺榭之廢興書之圖誌勒之金石而見知于天下後世者多矣雖至一邱一壑之微可以登臨弔賞者又從而紀咏之無遺惟郡庠之勝獨不齒于詞林者此非敢後也盖有待焉者愚溪八景非柳柳

州表而出之則荒山野水而已後世曷從而知其勝今是景之棄斥于泥塗没于草莽者殆非一日一旦王先生出而倡之于前諸君子續而和之于後昭潜發粹而勝愈奇矣宜長篇短什之作播之遐邇而炳燿泮宫也使學若增而高景若增而勝人材之樂育于是者又當與之為增重勿俾是勝為戲游玩賞之具如是則蘇學之八咏諸君子之聲光行當與柳柳州之愚溪八景共傳于不朽也是為之引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大理

寺卿廬陵胡槩撰

蘇學八詠　王汝玉

南園

文正公有園宅在城南相地者云當踵生公卿公曰與其私于一家孰若公于一郡遂舍以建今學云

南園夷且曠水木凝華清天開景明淑仰見昔人情

道山

開軒道山下時登道山上美人今在不日暮增惆悵

泮池

泮池深且廣綠水浸紅蓮輕風雨餘至演漾起澄漣

杏壇

空壇有繁杏藹藹綠生陰清風何處起猶自聽鳴琴

古檜

古檜依堂垂曾聞昔賢植歲寒霜霰多不改青青色

來秀橋

太湖水東來由來秀橋下曲折入學宮渠流並西墻

石梁跨新渌源長流愈清何須滄浪水可以濯塵纓

采芹亭

高亭臨泮水綠芹生水隂長年時采擷列坐有青衿

春雨亭

閑亭對春雨窈窕來城隂初滋千門柳復沾松桂林

南園　張徽

南園古名地景物秀以清賢才此樂育景仰范公情

道山

聖道本崇高題名兹山上舃哉登眺人遵由莫徒悵

泮池

泮水形如月清深生白蓮香浮花發處薰風起漪漣

杏壇

誰植壇前杏欝若孔林陰青衿來濟濟時聽猗蘭琴

古檜

嘉木老槎枒云是先賢植欝欝耐歲寒千年不變色

來秀橋

瞻彼石梁下遥通湖水清來游來歌者濟濟皆簪纓

采芹亭

芹生泮池上亭構泮池陰采掇供祭祀春秋勞子衿

春雨亭

亭依好山畔霏微春雨陰已滋松柏茂餘潤及士林

南園　趙宗文

南園美風致嘉木含餘清誰遺育才地懐哉千古情

道山

道山高可登平臨學宮上遵彼人共由仰瞻莫徒悵

泮池

水遶泮宮碧靜深宜植蓮雨來彌化澤風動漾文漣

杏壇

希聖仰芳躅古壇存杏陰誰能不澄慮花底聽彈琴

古檜

樛如左紐枝誰向學宮植化雨沐來深千年挹貞色

來秀橋

名橋著深意泮水涵餘清客有來游者芹香襲冠纓

采芹亭

芹香泮水潔采之向亭陰伊誰樂朝夕游歌有青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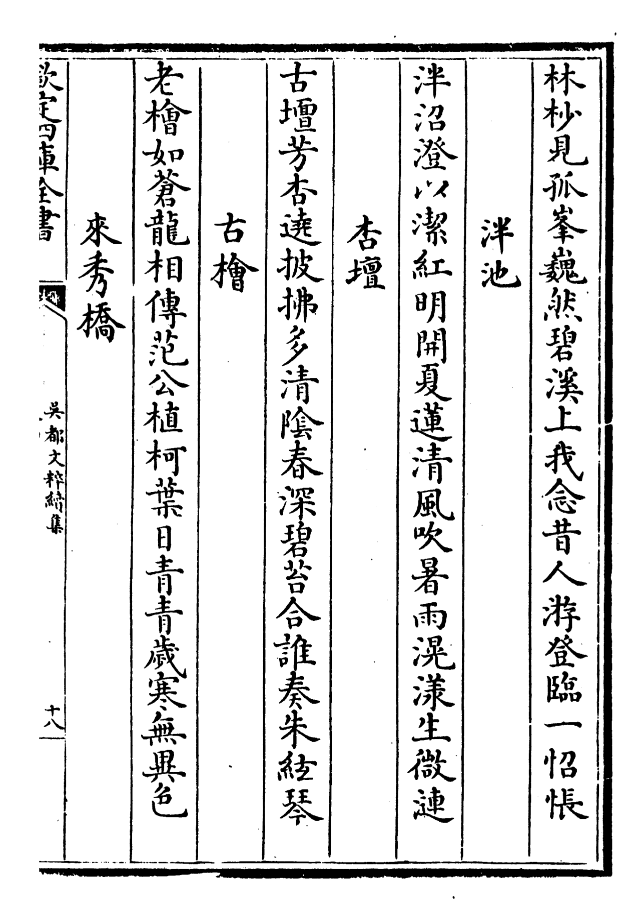
春雨亭

雨洒學宮樹雲生泮水陰英才已沾化餘澤沛儒林

南園　錢紳

蒼蒼林木秀瀰瀰池泉清仰瞻學宮麗有感先賢情

道山



林杪見孤峯巍然碧溪上我念昔人游登臨一怊悵

泮池

泮沼澄以潔紅明開夏蓮清風吹暑雨滉漾生微漣

杏壇

古壇芳杏遶披拂多清陰春深碧苔合誰奏朱絃琴

古檜

老檜如蒼龍相傳范公植柯葉日青青歲寒無異色

來秀橋

湖波入橋下水緑澄寒清時有俊英者翩翩來濯纓

采芹亭

芹生泮池上香度古亭陰春秋薦嘉祭采將多青衿

春雨亭

亭臨高閣後春雨常陰陰沾濡若聖化卉木皆成林

南園　陳孟浩

松柏園池盛風烟地位清蟬聯冠珮出肩踵昔人情

道山

為山知幾仞嵯峨霄漢上登高倚白雲瞻仰聊忻悵

泮池

半泓水清淺淤泥新種蓮花時來賞玩披襟咏風漣

杏壇

杏壇絶塵鞅蒼翠圍緑陰聖人去世遠無復坐鼓琴

古檜

參天幾千尺知是何年植偃蓋走虬龍四時蒼翠色

來秀橋

虹影枕溪水無塵撓其清晚晴汲新緑聊將濯吾纓

采芹亭

池上新亭好開軒面翠陰泮宫采芹子倚柱時披衿

春雨亭

好雨當春落閑亭盡日陰清聲生泮水膏澤被詞林

南園　馬壽

稍闢郡膠地暢然有餘清昔人不可作獨軫懐賢情

道山

層巒何蜿蜒迴絕雲霄上卓立儼在前澄心偃瞻帳

泮池

泮水清且淺惟產蒲與蓮曉日潛魚起晴紋散清漣

杏壇

修條洒新綠密葉敷層陰高秋動靈籟恍若彈瑤琴

古檜

在物非所重所重古人植手澤永不朽千年恆秀色

來秀橋

曲折通宮沼湛湛涵秋清壽吾斯文脉累世榮冠纓

釆芹亭

眷彼香芹美叢生藹雲陰佳亭誰所構永以集羣衿

春雨亭

盡日踈還密方春晴復陰忽聞來遠嶠彷彿沾璚林

南園　韓陽

睠兹南園地山水秀而清范公創新學千古見高情

道山

玆山何崔嵬迴出青雲上聖道仰彌高後學徒增悵

泮池

水涵半池碧中有君子蓮雨餘花更好微風動清漣

杏壇

壇前有嘉木盛夏多繁陰閒從二三子坐石鳴孔琴

古檜

范公建學宮玆樹親手植于今幾百年猶存舊時色

來秀橋

太湖抱城郭流入泮池清清溝架石梁時時來緡纓

采芹亭

作亭泮水上芹生泮水隂采掇供祭祀青青來子衿

春雨亭

時雨滋品物亭閒春晝隂往來無俗客談笑皆儒林

南園　　張宜

昔人作醉鄉景物有餘清吟賞時覽勝聊以適閒情

道山

望道屢登山道大莫能上終焉不可見令人動怊悵

泮池

泓然半璧秋芹香似池蓮風動波成文悠悠散漪漣

杏壇

寒水亙來往儵焉嘆光陰昔人眇何在悲歌寫鳴琴

古檜

良材羨古檜雨露久培植會當作棟梁參天凝黛色

來秀橋

小橋通泮水水色秀且清雅宜漱餘酣更可濯吾纓

采芹亭

開亭臨泮沼窗户闊簾陰采芹不盈掬幽香滿青衿

春雨亭

空亭捹春雨綠窗生晝陰鈎簾坐聽處清風來泮林

和樂圃朱先生蘇學十題有後序　吳寛

泮池

半形循學舍一水轉松林盛矣來多士依然廣德心跨

橋方覺闊垂釣不知深此地名龍臘揚波願作霖

玲瓏石

奇特非常品來從建學前久為錢氏物中有洞庭天輕比濵浮磬溫須玉出烟菱溪何足記想見狀頑然

百餘黃楊

嚴凝霜雪後蕃衍弟兄同帖莫題青李刀難斷寸葱尼多逢閏歲材短謝良工桃李紛如許終看上下風

公堂槐

崟葉連街上孤根寄學中名揚蘇子記陰覆魯侯宮既久今何在惟高自不同曾沾時雨化多幸遇朱公

辛夷

莊周稱散木形狀獨離奇名在誰多識花開每及時鳥窺無可食蟲蝕也須醫作筆應全誤紛紛落研池

石楠

泮水根常溉臨池路不遥顧瞻依曲檻愛護障輕綃别種為交讓香楠為交讓木終年亦後凋有材非爨用斤斧免山

樵

多幹栢

新甫傳遺種吳門見後昆碧霄多直幹黄壤本同根霜雪持高節莓苔接古痕三年非檟木十畝自陰繁

並秀檜

講堂前並立霜雪傲玄冥此樹今猶在常年不改青雨來添秀色風動散微馨科第能相繼題名下有亭

新杉

生為松柏類不逐歲寒凋弱質蒙春雨高情薄紫霄諸生沾賸馥玞匠待長條此日材當大初栽自宋朝

泮山

少小游歌地升堂步未窮移山元費力覆簣竟成功狹徑埋芳艸孤亭納暑風登高誇壯麗典學念文翁

蘇自宋有學景祐初范文正公來典鄉郡延安定胡先生為師繼之者為樂圃朱先生公既名臣二先生又皆良師一時人才造就遂盛于天下學故吳越錢

氏南園也規制壯宏遠去市井山水之勝嘉樹奇石錯植其間宛然林壑也舊有十題曰泮池玲瓏石百榦黄楊公堂槐辛夷石楠龍頭檜蘸水檜鼎足松雙桐至樂圃掌教時已亡其四先生乃復益之以多榦柏並秀檜新杉泮山而十題復完今去當時已數百年獨泮池泮山尚在而講堂前二檜疑即並秀若奇石固有不知其孰為玲瓏也寛為童子入學固不知十題之名獨見國朝士大夫詠學中諸景詩石刻

然皆非十題之舊矣比寛自在都再入翰林専掌誥勅暇日得閲秘書而樂圃集在焉見十題之作而先生自叙其前尤詳乃悉次其題一過夫今之學遭賢郡守屢加興修規制益勝然所謂諸景又亡其三四矣況數百年以前者乎故既和其詩復序其事庶其物雖亡而其名猶存後世亦有考焉耳辛酉五月既望序

新建蘇州府儒學石橋記

陳孟浩

蘇州府儒學宋范文正公割南園錢氏地之所創也其地前後甚寛敞孔子廟居其東明倫堂居其西南北臨通衢周圍繚以垣墻前建大門大門之南有湖水通于來秀橋入泮池泮池建石橋直達于内門門之裏有方池架木梁于中以至明倫堂為上官往來之所士子迎送于斯然木梁年深被風雨損壊故屢廢屢興而不一永樂甲辰秋孟浩來典教斯學視木梁尚存而木朽危險不可履已欲謀伐石改作以利永久而工程浩大未

易集也洪熙之夏監察御史陳侯敏始來按臨于蘇朔望行香于文廟孟浩因以建橋事白之侯欣然曰此橋欲改作無難也乃先捐己俸以倡作興蓋侯名德之重上至尊官顯人府衛有司文武官屬下及豪商富民聞者莫不慕向之咸願輸財薦貨以為之助得米一千二百五十斛得錢三萬五千二百緡乃市大石于洞庭之山徵善工而授役焉命里之有德耆老陸讓等五人與在泮生員何繼儒等勸相程督之先乾其池水去其中

之汙泥橋之下積沙以定其基布木以實其底設為七頃頃高去水十有三尺橋之上立石柱石梁于兩旁中行甃以磚長一百有二十尺廣一十有二尺用大石一千五百片大小磚二十餘萬口傭工二千有餘經始于宣德二年之秋落成于宣德三年之春而是橋完矣美矣于是大理寺卿胡公槩為之記亦以泮橋名之貳守張侯儆立石書之備矣而生繼儒等再請記其興作之始終費用之多寡橋之方廣長短俾後人知其所自而

不忘抑又以知其難成之功如此嗟夫蘇之學自范文正公創造之後到今荏苒三百餘祀其設木梁之興廢不知其幾易矣未見有能伐石改作之者然成是橋卒有待于任風紀者力振舉之援著令以從事乃克就緒孟浩任是學之責無所能焉夫何以措其辭哉雖然春秋之法所謂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也孟浩不佞敢竊取斯義姑述其昔日之興廢今日之改作其也倡興其也主張其也贊襄備記之謹歲月以貽後之君子云爾

賜同進士出身直隸蘇州府儒學教授臨江陳孟浩撰

蘇州府學重修廟貌記　王鳴吉

吳郡學創自范文正公迨南渡悉燬于兵後亦稍稍復完元初兩浙都轉鹽運使朱侯虎以殿宇歲久頹圮出鏹撤而新之至正間監郡六十公亦嘗修飾是皆知報本之道急先務也今年春雷陽張侯奉上命來守兹郡隸事之三日即躬謁廟庭而塑像歷歲滋久繪釆皴剥類多殘缺侯顧瞻徘徊喟然歎曰冠也幼學而壯行凡

所以事君臨民者莫非吾聖人之教獨不知所本耶即以禄米募工塑彩聖像四配十哲章服等威繪綵煥麗觀者為之竦然鳴吉適典鄉校伏覩侯作新之美事固已可書然正殿像設采繪既完而兩廡從祀一百五位亦欲一新工用雖頗繁能不率諸士君子體吾郡大夫之盛心而樂成之一日請于侯侯乃曰余去家萬里今得厚禄唯歲時伏臘蒸嘗之外有餘貲但賙窮卹匱而已今先生悉欲完諸從祀奚必裒財于衆也輒以禄米

易鈔得若干緡市丹堊給工費不踰月而告成吁賢侯
已乎夫吳為周泰伯道義之邦禮樂典章衣冠文物甲
于東南藹然三代之遺風焉今侯又能留意于學校重
新廟貌適欽明詔祀事云初巍巍素王南面之尊冕服
威儀猗歟盛哉侯世為南陽著族嘗侍其先君照磨官
游廣海間因家于雷今侯下車甫四越月而政事章章
然公暇輒讀書意泊如也且柔不茹剛不吐民咸德之
侯名冠士敬其字也官中順大夫洪武十五年歲在壬

戊八月初吉教授王鳴吉記并書

吴縣學記　　施清臣

天地以理而位天理以學而明若稽隆古由内達外畿服皆學所以扶植三極而為降衷之宗主也周備之我宋繼之國于東南三輔之邦倚郭分學惟吴有之吴學肇端于景祐初自後兩邑皆附郡泮吴最壯縣臺府鼎屹賦輿租簿急符終訟文書程上者日有千緒雖强敏者救過不贍奚暇以教養為急寶慶丙戌永嘉趙侯壁

芟夷類材諝老練細大畢張一日謀㓚黌舍選寛卜勝
實興坊之近城有勲府遺業貿之良田置埶相址層峯
峙西津流亘東貢闈都左客館規右谿然形勢之環合
是時飛廉振林交偃虞麓杉松杞梓不索駢獻自尚匠
至崇戎役匪淹期為廣厦四十餘楹外聯四齋中嚴一
殿從祀有象講習有堂遊息有亭凡什器備焉實紹定
初元也其間以庠養士以田制食司憲林公介先撥公
產五百餘石繡衣吳公淵守符鄒公應博續添一百餘

石前美後裕輔教思不窮之良圖又閱十有六歲嘉熙庚子宛陵魏侯屬意學事支傾風雨之飄摇提綱歲月之湮墜鳩田畒干鐫刻汰浮冗于窠名有養必有教先是隷之佐廳吏借影私長屬不相誰何遂更鄉官舍選為之範模里彦文行為之領袖潤色縝密士皆德之昔嘗謁記辭不敢為今謂礱石久矣無文何以詔往汔不容已輒為之言體具則憑藉牢慮遠則植立耐乃經營是學者也志續則其用新弊隄則其傳壽乃維持是學

者也原民生而俾迓民生之懿彛寓有司而不負有司之法度乃訓廸是學者也趙侯翦莱築宮置犂供粒百須均足以為善教之地經營固難而維持亦未易魏公值多艱之時倥偬不給由後紹前所以扶植教法者心與詔契罔敢怠遑邑之見兩侯致力于學者豈欲羣居諸子始以餔啜而來後以利禄而計要造伊洛下學上達之妙充朱張切問近思之端訓朝廸夕希聖齊賢倘或外騖浮辭彫飾過眼風花之不留好鑽虛詭旋踵霜

管之非實苟而已矣孟子有言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斯理也豈不與天地並哉趙侯善瀚壬戌進士遺愛去思魏侯廷玉輔政世家載美相濟新池陽校官孔君煜璧海前郎今主教席淳祐三年立夏節日朝散大夫新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施清臣撰

吳縣重修學記

王極

姑蘇六邑吳長洲俱附于郡襟山帶湖地土肥衍而多秀民歲大比民登貢籍者率為六邑最蓋士貧則務本

而好學理固然也吳舊無學宮紹定初改宰邑者因歲
可支始度城西之隅貢闈之右創為廟宇齋廡備具閱
歲久棟撓墉頹過者弗肅淳祐七祀會稽趙公實來祇
謁于庭惕然加懼顧而嘆曰昔賢所館雖一日必葺墻
屋去之日如始至況政化所自出庸可後乎于是畚築
為垣墉六十餘丈内外既限徐儆工聚材爰葺爰址由
廟殿而為門為軒由講堂而為廊為序為庫庾廚傳凡
棟楹梁桷之腐黑撓折蓋瓦級磚之破缺漫漶者除治

而更新之廟宇森列有嚴有翼又以餘力造祭服祭器齋庖牀幃百用具備不三月而辦士之占籍者正業有所周旋有序游斯息斯咸服公教既乃躬率執事弟子員備器用舉行釋奠禮竣事合辭來請于極願述歲月以紀公績極學術荒陋曷克承諸君之命然思端本之學黴功利之說勝世之從事者方以操切為術以急功趨利為能奉符執牘若不暇給視政化所自出如孟子談仁義于戰國鮮不謂迂濶于事有賢令尹能卓然與

世興嗜惓惓乎此是知政所先後非于所喜聞而樂道
哉古之長民教為先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
考之周制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遂則古之遂猶
今之邑是通天下皆有學猶以為未也上而天子又立
四代之學外而諸侯亦立時王之學誠以六德六行不
可一日不存于人心故也士志于學皆知樂事而勸功
尊君而親上逮周之季分位日替而禮義之俗尚能扶
國脉于長久推其由來根本在是然則崇教美俗為政

先務謂之曰迂可乎哉趙公名汝祉安化郡王之曾孫好善而裕于才肄邑三年政尚安静是役也費緡錢萬七千有奇皆出于廉用積餘故功成而民不知是尤可紀者淳祐十年三月既望大中大夫寳章閣待制小溪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賜紫金魚袋王極記

重修學記　　千文傳

事有緩而實急者學校是也自泮宫修而頌聲作絃歌聞而道化行其來已久昧者顧以錢穀訟獄期會簿書

為先務吁抑末矣初姑蘇凡六邑吳長洲附于郡故邑士之占籍者亦附庸于郡庠宋紹定初吳令趙君善瀚始建學于郡城之西越十有六祀魏君廷玉常葺治之事見舊刻内附以來及百年屢修屢壊豈驛置肘其傍嚴城踵其後空澗幽閒勢不能支久邪抑蒞土木之工者因陋而就簡邪至正七年六月縣達嚕噶齊馬侯祖憲告至顧瞻徘徊慨然曰傳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今兹廟貌摧剝墻屋隳圮則其教養之廢不

問可知吾敢辭其責焉盍亟圖之然未有承其事者明年春侯被檄而出至秋乃還先是缺教授久俾郡學録侯如晦攝事遂以侯之意詢于諸儒有復于侯者曰當建學之初官畀田數百畝贍士率皆膏腴後之司出納者相與為奸欺削其租入之數以取賂于佃人謂之減額歲久弊滋所減者殆半學計之不充以此誠以侯之賢明復之宜無難吾黨稍邑庠無補事功願以月給之糧輸于公以助不足可乎侯聞之喜首捐已俸為之倡

時縣尹戌克杲丞文誠亦捐俸以充其費是秋命稽田
籍復租額移有司徵之歲果倍入而宿弊遂除其寒士
之老于文學者月給糧如故士皆悅服于是撙費蓄財
若治私第九年春興事庀工選吏之練歷愿謹者董其
役門廡殿堂齋舍庖庚悉新之更塑文宣王四國公像
繪從祀諸賢于兩廡復慈湖楊公祠于學之西偏舊以
溝渠未立水雨時至則潢潦漫淫于庭廡間乃浚而深
之甃之以石其長百餘尋引而注之通津既久缭以周

垣覆以陶瓦而宮墻岌然復以餘力為屋若干楹以居
教官凡皆為經久計必堅必完視昔有加不期月而工
畢諸儒相謂曰侯之于學勤亦至矣不可以無紀因侯
君而請記于予予曰馬侯于吾為契家吾知其人久矣
是固宜書且吳為東南望邑地大物衆素號繁劇侯優
為之而能留情學校如此可謂知所先後矣不寧惟是
立社學一百三十餘區積常平穀二千石門絕私謁庭
無公訟庶幾古循吏之風侯君不以攝官承乏而怠其

事是亦可嘉然學校修矣諸君子所以自修者宜何如予嘗忝教兹邑能無言乎昔人有陳其車馬印綬示諸生者以為稽古之力議者猶或非之科舉云乎哉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已千萬世之格也諸君其可不勉以荅賢侯之美意衆曰唯侯字元章予同年馬公伯庸之從弟也由胄監釋褐同知陳州以選為令云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干文傳撰

吳縣修學記

陳基

平江屬縣麗郡城者二縣皆有學而今三皇廟實宋景祐間吳縣與學宫舊址也其徙今郡城西賓興坊廟序齋庖凡四十餘楹則紹定初縣令趙善瀚卜焉淳祐之際縣令趙汝祉更繕完之國朝混一郡縣通祀孔子而吳縣學至正七年達嚕噶齊馬祖憲嘗一修葺十九年縣尹張經斲石作靈星門甚偉而廟學更十餘寒暑摧圮就壓槩未遑有植其仆而剔其蝕者今縣尹楊侯由行中書掾史以閭敏亮達選為是職甫下車即謁先聖

先師環視內外慨然以振興為已任頋教官方虛席而學廩告匱且久適鄉貢進士吳興莫牧客吳郡侯雅知其賢因折節以學事委之遭時多故民罷于力役侯徒手于百廢之餘計未知所出閒謂牧曰吳民雖困瘁茍以義勸之宜無不用命者吳父兄察侯意所屬咸奮曰吾侯為政殆知所謂後先緩急者乎夫禮義之可以為國也久矣今侯不鄙夷吾民而欲以禮義畜之甚盛舉也故宋太師魏國文正公九世孫范廷珍等率緡錢合

五千有奇為修學費未幾縣之浮屠氏靈巖寺住持淨
標等謂其徒曰我與儒者雖異師然衣且食焉日與編
戶之氓俱以十一之賦徭于縣幸天惠賢侯非惟編戶
者有頼吾徒亦竊有休利焉彼編戶者不敢自愛其力
以佐侯興學吾等獨敢私愛其力乎亦相勉以貲若干
緡來助侯曰吾事其殆庶幾矣乃擇縣曹勤練有幹局
者司其出納侯辰入署縣事退輒至學親校百工惰勤
以程督之中為文宣王廟後為明倫堂旁為兩廡為齋

廬規制大畧悉遵紹定之舊而其以堅撤腐以直支傾材必貞工必良視馬侯所修或有閒矣其周之而為宮墻傾之而為階戺闕者補之陋者覆之隉杌者填之使窊夷之使平其丹堊之漫漶者飾而新之兩序從祀先賢之像剥落黯昧者更繪而神明之于是上棟下宇內垣外墉卑者益邃以嚴弊者益完以好入其廟儼乎其有臨也升其堂肅乎其有容也師生教養秩乎其有序也經始于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壬寅訖工于明年七

月甲子既竣事侯率僚佐行釋奠禮退集師弟子員講六藝之文因嘆曰吳為縣地方百里學宫與縣治俱麗郡城而境内之人散處山澤其不得以朝夕肄業于學者亦多矣乃呼其父兄而告之若曰吾欲俾若里有社社有學學有師以教若弟子可乎皆應曰諾居亡何百里之内絃誦相聞口誦詩書身踐儒行者相屬于道鄰州吳江之民曰奚士龍聞而慕之割私田九十畝有奇來歸以繼廩稍于學侯亦弗之拒也訓導鄧德基黄本

疏其事請書于石吾聞學校廢興視守令之賢否此古令之確論也承平以來為守若令者不駿奔于期會則攘臂于賦歛鞠躬于簿書蓋八十年于此矣其不以文具視學校者幾何人哉及天下有變向之所謂駿奔攘臂且鞠躬焉者卒莫知所以救之楊侯起家為材掾一命縣長吏當百戰創痍之後視承平所不暇者若可以少緩矣而侯顧汲汲焉束帶詣學正色一呼應者如響而異端之徒鄴州之民不謀而至者恐後禮義之足以

感人也蓋若是方是時郡守馬君以師帥之職綱理乎其上楊侯以縣大夫與丞鄭𨙸簿王造典史舒昉劉惟志勸相乎其下上下一德求學校之無與也得乎使凡職守令者皆知不以文具待學校而長民者必以禮義先天下而天下有不足平者矣楊侯為縣未及期月而善政類此者不一而足以不繫于學校故不書侯名爕字好德鄱陽人董是役者縣曹吏朱師顏李文賈沈元祥學吏樊應龍也至正二十四年五月辛巳通奉大夫

內史陳基撰

吳縣修學記

姜漸

昔者三代之有天下也文莫備于周而太伯實啟之教莫盛于孔子而言偃實師之自泰伯以天下讓而吳為禮義之邦自言偃北學于聖人而吳知有聖賢之教由周而降天下未甞無亂也惟吳無悖義之民由漢以來天下未甞無才也惟吳多名世之士雖歷千數百載而太伯言偃之風至于今不泯也噫教化之感人心而善民

俗也如此州縣自隋唐始有學今吳縣學則自宋紹定初縣令趙善瀚始改築焉其增廣齋宇而充拓之者則前邑長馬君祖憲斷石為外門而規模宏壯者則前縣尹張經也當兵革屢興殿廡頹圮齋舍狼藉及吳既歸職方知府何質首以興舉學校為務屬司承事罔敢弗虔前知縣蔣君玉方圖繕完而去職不果知縣事濟南曹侯丈綱甫下車進謁學宮顧瞻咨嗟乃與其丞趙君率初嚴君瑄主簿花君景新延君壽典史夏君充各捐

其倅入以作經費俾縣吏湯文英吴裕董其役凡殿庭門廡扶顛易摧飾以堅緻繚以周垣内外完好復繪從祀像丹青炳煥視昔増美于是講授有齋弟子有員自經始至畢功凡六閲月工師告成釋菜有日命攝學事周敏訓導范明大述其始末屬漸序之漸故為吴諸生知吴之可以教而天子以吴土為泰伯之故墟嘉吴人之不悖于義生其人民既死之中則其禮義之效既已白矣今縣大夫又為作興斯學以為成德達才之地則

凡為吳民者其父兄率其子弟趨事而赴功以服侯之令其為士者修身踐行思用以名世以無負聖賢之學是則所以報上德而善民俗者將不在于斯乎故因諸大夫之請輒推本泰伯言偃之所以被于吳人者以記之庶觀者有所感發而興起也承事郎太常博士姜漸撰

吳縣學新門銘序　　盧熊

天下郡縣學莫盛于宋然其始則亦由于中吳蓋范文

正公以宅建學延安定胡先生為之師文教之事自此興焉若吳縣學李宗諤圖經云宣王廟在縣廨東南今三皇廟故縣治也紹定初永嘉趙善瀚始建學于郡城西南之賓興坊去姑蘇驛不百步其廢置遷易槩可考矣宋以杭為行都中吳乃三輔近地縣學宜大于鄰邑然負城隅東于地勢蓋甚廹窄更宋迄今累經完葺記刻具在至正十九年郡守海陵周侯仁縣尹丹陽張經皆以興學為已任睹學之外門日就廢壞乃始琢石為

庭與楹上象日月堅緻聳峭翼以垣墻塊麗宏敞稱其為子男學宫之門攝學崑山盧熊及學之人士咸謂縣之有學久矣未有以石為門者非二侯致力焉不及是也遂為之銘其辭曰吳縣有學由宋始完宋社雖墟學宫則存維學有門聿嚴啟閉因陋就簡蓋已歷世郡守周侯近古遺愛張令佐侯民所共戴琢石庭楹新作學門石質如玉孚尹温潤木易蟲朽石堅斯久何莫由是以啟其鄗勒銘于兹豈特識言來游來歌永矢弗諼至

正十九年歲在己亥五月壬辰盧熊撰

吳縣儒學重建記　　楊榮

蘇爲東南望郡吳縣蘇之望邑也儒學爲一邑之望而或施教無所瞻仰不稱善爲政者得不究于心乎然與學盛事改作大役也舉大役而使勞費一出于民其得無怨嗟之聲而克底完美者乎若夫知所究心事底完美而不動聲色得不難其人乎吳縣學舊在城西南隅實與坊其地卑隘廟學皆簡陋旁逼軍營喧雜相接春

夏水潦四集墻壁傾仆誦習常輟郡縣之長貳暨師生往往興慨欲遷改之而未有能當其任者宣德七年工部右侍郎廬陵周君忱奉命巡撫東吳諸郡偕知府豫章況侯鍾同謁廟學見其不稱因協謀更造之得隙地于縣治西南視舊學地廣四倍高爽平曠衆咸謂宜況君具其事得請于朝二君復相與議曰是役不可重費吾民遂計郡之諸倉歲積葦席得五十餘萬鬻米可五千餘石凡材石陶甓之資匠作力役之需悉于是

取給而一毫不干于民復擇耆民王思信等董其事經始于宣德九年冬十月訖工于明年夏五月以日計之二十三旬有奇成功速而人不知其勞享禮有殿講論有堂藏書有閣宴休有亭以及門廡齋舍庖湢各以序列通為屋以間計之二百三十有餘材用堅而人不知其費其既成也父老嘆曰廟學不稱久矣一旦更新于數百年因循之後而不以病民席之積屢矣昔也不侵盗于吏胥則腐化為埃塵今乃成一邑之偉望何其善也

既而教諭李讓等具其始末走書京師求予記惟學校
王政之首教化之源也葢自我國家列聖相承興學育
材六七十年于兹矣膠庠之盛振古未有是以絃誦之
聲郁郁渢渢溢乎遐邇而賢才輩出俾贊鴻化後先相
望亦莫不由良有司欽承德意以振作之然其改作
有方若吳縣之建者亦不易得也二君子信為善于究
心者矣來游于兹者尚知力學求道篤志勵行期不負
聖明造就作養之仁將必効用于時垂芳于後以為

斯學之光則二君子之用心亦必傳誦于無窮矣是為記榮禄大夫少傅兼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知制誥國史摠裁建安楊榮撰

吳縣學祀田記　　彭韶

釋奠釋菜所以禮先聖先師者故有天下者必立學以祭其先聖先師自孔子歿天下皆尊以為先聖又取顔曾而下配焉以為先師後世無以易也然釋奠有樂無尸祭之畧者也釋菜無樂則其又畧也國朝修禮興

學垂八十年春秋釋奠遂以著令而釋菜之禮則未須行焉姑蘇南京畿内大郡而吴為附郭各邑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春釋奠則隷于郡學也邑學僻在西南城隅宣德甲寅廵撫侍郎周公郡太守况公咸以為隘陋非育材所乃擇勝地遷而大之乙夘夏落成二公謁廟行釋菜禮周公嘆曰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聖先師今郡學春秋行事皆釋奠之禮而邑學落莫無以將敬甚非大夫士見師之禮

乃命月朔舉行使敬有所申人有所瞻仰因以識古禮之復行歲以為常正統辛酉邑耆民王思信許均美以為是禮之行可謂復古矣然費用之出資于有司恐非久遠計乃白于邑令永嘉葉侯願割自己常稔之田各八畝有奇名曰祀田歲入米三十餘斛以其所入給其所用則歲有所瞻而可傳永久請以教諭隸籍代主其計而時其出內乃嘉歎稱獎而下其田于學焉初邑學之遷建也思信均美奉周況二公命以董役當時有上

言侵撓之者非況公獨任其咎而責成于思信均美幾何不至于垂成而廢哉既而殿柱有朽壞者基址有低陷者又白況公命匠修整及作興賢狀元二坊以激勵學者又捐已田以贍祀事豈易得者哉昔范希文捐別墅以建郡學又割膏腴田以養士類今觀思信均美之智識趣向雖不足以比擬希文之高明正大而其惓惓崇學之美意豈不庶幾希文之萬一哉嗚呼世之人家裕而財豐者非醉醲飽鮮以養口腹則供佛飯僧以徼

福利孰肯盡己之心捐己之有以崇重學校以黼黻太平者乎是不可以泯乃為記其事使刻焉教諭泰和彭顥記

吳縣修學記

吳寬

蘇多屬縣惟吳之隸最古縣皆有學惟吳縣之遷為近蓋學初偏于西城甚陋宣德乙卯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與知府況侯始遷于今昇平橋東可謂美矣然人復以為有可改作者門偏而不直爾前令仍舊皆未暇及會

監察御史海陽吴君一貫巡按至諸生言之君以為宜于是任邱鄺君璠以進士來為縣政令既行歲適大熟曰此費不甚固無難者未幾規制端整徑亦不迂而學益美矣君又以校官宅舍填塞門内而藏書閣後有菜圃復築而遷之學前舊有隙地獨缺其西南又購民居以廣之至于跨池以作梁臨衢以樹表凡所傾壞無不修治弘治丁巳春功既訖教諭李仁訓導熊永昌甘澤率諸生來言曰願有記也自予家居二年見鄺君為政

精敏若修學特其一事耳然人又以改作為勞民而以仍舊為省事者蓋出魯人為長府之說也夫長府之制釋者以為藏貨財之所當時改作或病其卑隘而欲新之未可知者若然則以利為意而刻剝攘奪之患必不能免此閔子所以止之而孔子所以是之也如學校之設聚人才于斯明人倫于斯自昔惟患居上者不之務耳蓋鼓舞振作使游息之士感動其心自有不能已于學者此正教養之機也吳君克持憲體固不妄舉事者

否則鄘君亦有為哉故記之以示後人吏部侍郎吳寛撰

瑞蓮詩有序　劉鉉

正統四年春三月朔吳庠生施槃廷試既擢為天下第一蘇人之聞者咸欣躍稱賀初吳學在西城側卑隘陋簡于師生升降周旋規制弗稱郡侯況公鍾遂欲卜遷去其學東北一里許撤廢第建之適侍郎周公忱巡撫來兹共協其議歲乙卯夏四月學甫遷是秋學之生伊

佩遂中京闈明年第進士人咸以為遷吉所致戊午夏蓮生泮池忽有一莖三花之瑞人又以為文明之兆既而學之生中京闈者三人曰周郁張瓛施槃而蓮之兆驗矣及今狀元果出于是吁不可已乎按郡志宋淳熙間黄由衛涇相繼試為第一迨今將三百祀而第一者始復見焉故自邑大夫以下洎章甫逢掖之士僉曰四海之廣英俊之衆而文章之冠者獨在于是且學舊于西城側垂幾百年今始遷新卜不五載而等倫之魁者

即出于是夫豈無意哉實由二公作興以義勸導以德
而一時同事者皆克副國家養賢之意故能致夫若
是爰思所自乃于夏四月初十日具牲釋奠先師事畢
則張席舉觴以為郡侯慶且以為斯文遭際之榮而增
光于鄉邦之賀于是歌風雅之辭合工樂之音聞者若
皆充然而有得時陪侑者蘇州衛指揮使謝欽通判潘
叔正推官方矩照磨趙中吳長二縣知縣吳復縣丞吳
清王本正郃斯主簿陳琨舒勝馬騏劉福典史王平教

授何澄教諭彭顥蕭欒訓導丁鴻陳賓王信鍾鼎張素
宋楷郡人刑部主事趙倫監察御史柳華共二十五人
翰林侍講劉鉉聞而喜之賦詩以紀其盛詩曰聖皇
嗣位四載春禮明樂備文運新宵旰求賢方側席英髦
羣起來充賓南宮會選誰上第施君少年富才藝虞廷
俊乂欲爭先戌周多士應堪繼大廷敷對帝臨軒三
策天人綴萬言殿前勅賜聞臚唱天下名魁識狀元狀
元今是東吳客吳庠舊在西城陌前當通衢舍卑陋後

抵墉陴地湫窄郡侯方圖重徙遷亞卿來視亦云然令
丞經營處筮吉具材除地河之壖堂閣門廡摠堅緻文
廟高明更弘邃一庭芳草自生春三朵池蓮發嘉瑞瑞
蓮爭睹人誇奇吉兆先占衆所知兩科疊出多魁傑天
與賢才佐盛時宋朝黄衢世歆羨三百年來今復見遥
望祥雲彩色凝況有魁星夜光炫郡人咸誦我公能學
校人才屢作興事堪追古寧多讓常衮文翁合並稱仙
郎已步瀛洲裏喜有先聲到鄉里身榮霄漢新袍笏輝

耀家邦舊山水共思報本聊攄誠釋奠先師具特牲酬餘請為郡侯壽滿堂陪飲皆簪纓我嗟人勝地亦勝盛事欣逢發歌咏迭和菁莪泮水章庸為朝廷得人慶

吳縣學進士題名記　　吳寛

後世所謂進士者其實倣乎漢其名取乎周其源則出乎唐虞而已唐虞之敷言著乎舜典周之掄才見乎王制漢之對策載乎班史其言燦然皆可考見自漢而隋而唐而宋而元益以文章經術取士士由此選者高言

乎天道卑言乎人事近言乎華夏遠言乎夷狄若性命道德之奥教化風俗之機綱維之弛張禮文之因革人才之進退吏治之得失以及兵戎田賦刑名水利之類凡國家之大體當時之急務上所欲聞今所欲為者一日之間立乎殿陛之下操筆伸紙隨問而對其言直與詇也存乎士而士之志君之德皆于是乎見則世道之升降亦于是乎見矣國初右武事上民功士之出為世用者不限以科第至于永樂紀元民庶且富文教大

興龍飛初科取士數倍于前一時績學館閣試政方州者多其人至今言進士科者首稱之蓋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磨礪天下而為此盛舉耳延及宣德正統間士益向風爭相磨濯攘袂以起以至于今如星列雲簇煥然以相輝靄然以相映人文宣貽而天下化成矣吳為蘇古縣縣有學舊在胥門內宣德末北徙一里而近後四年當廷試其進士第一適出吳學邑之人雜然譁曰是地之利也四方傳言以為奇事有識者則疑之

蓋王者必世而後仁豈惟仁哉斯文之興亦然周之文歷二代而後盛明之文歷累朝而後盛其時之久近世之疏數不同其理同也故使其學徙于百年之前欲科第之盛不可得使仍其學于百年之後欲科第之不盛亦不可得此世道氣運所在未可以淺近窺者不然木之移植纔數武其柯葉之蕃茂者天時久人力深而謂尋丈之土異宜可乎進士例題名學宮于是教諭汪君洋訓導潘君遂陶君福相率言于縣令張君鳳騫又言

于提學監察御史戴公郡守劉公皆曰宜如故事乃集洪武甲申以來自沈達始得若干人次第刻之石而虚其左則有俟乎將來者翰林院修撰吳寛著

吳縣學鄉貢題名記　錢溥

國朝取士舉于鄉貢升于禮部而策于天子之廷為進士即成周命鄉大夫察德行道藝三年一貢賢能之書于王王受之而登于天府之意也及周衰教廢而士多雜出之途其後科目雖設于隋唐然皆靡然詞賦而無

復考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者矣欽我皇明君師寓内而取士之制首革詞賦惟試以經義博以古制策以時務為三場近又設憲臣察士以樸行為先雕文為後始受牒以進蓋猶不失成周鄉舉里選之遺法也噫士由科目進者烏可不知所重哉南直隷自洪武甲子三年大比于京府恒以蘇為盛蘇之士由吳縣起者項背相望發解者三人掄大魁者一人三試有錄太學有碑足震耀天下而彰聞來裔獨鄉舉題名未立蓋至于今

甲午三十有一科矣豈不有待于賢守劉公汝器之來乎公由内臺守蘇慨然首以興學為任乃召吳令張侯鳳騫曰鄉學無記前無可考後將何勸焉乃奉命唯謹亟伐穹石遺庠生顧碩走金陵以文請余意使士觀設科以來已載千石者前輝後映固有足取法者然當未載之前尚有可法者乎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陸敬輿也先憂後樂以天下范希文也二公皆歸然三代人物似未足以唐宋間科目論者士凡志于用世無不以

二公為法況與我皆吳人而不取以為法哉法乎今者科目可以繼美法乎古者功業足以名世垂後後法乎今猶今法乎古也士不可以自量哉劉公與張侯皆起家以進士而後所當法者相與立石而為後來勸尚有取于斯意之外者乎學士錢溥撰

吳縣學射圃記　王鏊

鄜侯璠治吳縣之三年適新學宮直回正衷闢隘抗卑門堂庭廡煥改舊觀而射圃仍在學之西偏湫隘偪仄

下無以周步武上無以崇揖讓頗甚病之會考績還任謁于文廟顧瞻其東廡有町疃問之曰某氏之棄地也倍直償焉爰始經營有操書致者曰吾長洲之氓某也而有地焉鄰吳學宮聞侯崇學右文敢即下執事獻諸侯歸之直不受于是得地衡五十弓縱百步乃始作亭曰觀射賓主有階抗侯設豊洗水篚縣莫不有所于是學諭李仁等來言于予求記其事以示後學之有射圃非曰不忘武事也蓋亦學焉而其禮廢久矣其儀雖具

于儀禮顧未有舉行之者往時天台陳公選以御史董學政于吳始命兩生習之大江之西得其儀以還俾諸生歲時肄之某于是實備衆耦之末豫觀周旋揖讓之盛于于翼翼似勞也而甚適也似迂也而甚莊也問學之餘于是游焉息焉揖讓焉獨非學乎即有傲慢怠惰之氣奚自入焉蓋非惟可以觀德也又可以養德焉者故曰仁者如射又曰射有似乎君子今陳公去吳久某亦竊祿于朝者且三十年不知吳下諸校其射儀尚猶

昔乎抑有異于彼者邪鄘公修政之餘力能加意于此故為記其成于石使後之人知古禮之缺而幸存者固陳公是賴其責而勅之庚而續之其禮久而不廢者鄘侯之力也

慈湖楊先生祠堂石刻

胡宗臣

慈湖先生文元楊公嘗就養吳學者思弗忘立祠縣之學嘉熙庚子門人青田趙與簋以郡守兼淮浙發運古鄮陳塤提點刑獄敬瞻遺像崇飾一新孟夏丁未舍菜

鳳安金壇湯遠永嘉葉仁金華汪貞卿麗水胡宗臣西安劉籛於潛何光華合沙葉愨佐吳興畢衡以官僚來門人為僚者會稽楊瑾龍泉張然里居者新沿海制帥何元壽天台陳繼申自太學來咸相禮宣教郎知平江府吳縣主管勸農公事兼軍正胡宗臣立石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